

夏日的海，是一年中最热闹最有活力的时候。

远远望去，波涛澎湃，浪花奔涌，一股渺远的辽阔感和浩茫感扑面而来，瞬间开阔心胸，愉悦情怀。游客如织，海鸥飞翔，在海面上划出优美的弧线；绵软的沙滩上，孩子们挖着细沙，追逐小螃蟹，玩得不亦乐乎；年轻的女孩拎着凉鞋，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；五颜六色的小帐篷，搭建在沙滩地势高的地方，玩累了，就进去小憩一会；海水一波波地涌来，亲吻着人们的肌肤，温柔而亲昵。

仰望苍穹，天空湛蓝，白云悠悠，周围的高楼大厦巍然矗立。大海深处，几艘巨大船舶隐隐露出白色的船舷，似乎正欲起航。海鸥在海面上鸣叫，婉转悦耳，她们不怕人，时常俯冲过来，叼走人们手中的面包屑。沿着沙滩漫步，沙子细软金黄，轻飘飘的，似欲将人陷进去；密密麻麻的小窟窿里，小螃蟹探头探脑，一旦察觉危险远去，立即钻出来，快速爬行。

海滩边的浅水处，零星散布着几个赶海人。身着黑色大短裤，白色汗衫，

夏日的海

左手拎着一个塑料桶，腰间系着一个塑料瓶，右手捏着一张铁锹。凝神看去，只见他们先用铁锹轻轻挖着细沙，如果细沙下有小孔冒着水泡，立即将塑料瓶口对准小孔，喷洒一点细盐，蛏子以为涨潮了，就会探出头来，赶海人用手捏住它，稍停一会儿，蛏子没劲了，自然就会束手就擒。有时还会随手挖到白蛤和香螺，那可是意外之喜。不一会儿，老道的赶海人就会挖到小半桶蛏子，惹得人们艳羡不已，恨不得冲上前大显身手，蛏子肉质肥美，味道鲜嫩，是不可多得的佳肴。

在游艇码头，登上一艘摩托艇，套上橙红色的救生衣，船老大一声吆喝，摩托艇引擎轰鸣，螺旋桨飞速转动，劈波斩浪，飞驰而去，潮润的海水扑面而来，眼

前徐徐展开一幅辽阔无垠的画卷。摩托艇像一条游鱼，灵活穿梭，大家紧紧抓着栏杆，眺望远方的海岛，海风呼啸灌满救生衣，似乎眨眼间就要御风而行。心里升腾起一种奇特的感觉，盼望着泛舟大海深处，却未能如意，摩托艇忽地“飘移”，竟是往回返了。近距离接触大海，你才会发现，大海看起来波涛汹涌让人望而生畏，却慷慨无私而又豁达大度，海水看似浩浩荡荡，却是平静无言。

一对新人，在大海边取景拍婚纱照。新郎西装革履，新娘一袭白色婚纱，娇美动人，二人手牵着手，相依相偎，各自伸出一只手，在胸前比出“心”的造型，寓意心心相印。新人容光焕发，流露出喜悦无限的神情。大海，见

证了这个幸福的时刻。

夏日的海，也是外地游客最向往的打卡地，一辆辆旅游大巴和挂着外地牌照的私家车停泊在滨海路边，首尾相衔，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，几乎要挤爆海边。大海敞开广阔的胸怀，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，一如热情淳朴的烟台人。

我喜欢这时的海，虽然喧哗，但是，充满了烟火气，人们赶海、洗海澡、挖蛏子、玩沙，乘坐摩托艇冲浪，即便什么也不做，就是随意地在海边走走看看，光着脚丫踩踩水，心里面也会感到平安喜乐。此时此刻，大海裸露出真实的自己，热情、爽朗、慷慨、宽容、平易，人们也展示出自己朴实纯真的一面，不用藏着掖着，不用端着，不用拿捏，不用附庸风雅，不用逢场作戏，自然而然就好。想笑就笑，想乐就乐，想玩就玩。如果说，冬日的海是沉静的，含蓄内敛，稳重平和，看似平静的外表下，蕴含着蓬勃的力量，而夏日的海是接地气的，热烈奔放，慷慨无私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，让你来了就不想走。

林春江



小时候，父亲总换着花样哄我吃苦瓜。有一回他做了苦瓜酿，先是把苦瓜切成小圆圈，中间填上我最爱吃的牛肉，再配上一颗红枸杞，蒸出来就像一朵朵美丽的小花，看着是很诱人，我迟疑了一会，还是不敢尝试。

父亲趁机夹起一块苦瓜酿，凑到我的鼻子跟前，我连忙摇头。父亲则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要学着去尝试那些你没做过的事情，尝尝看。”

在他不断地劝说下，我咬了一口，刹那间苦涩的味道在嘴里横溢开来。我正想吐掉，可是舌间却慢慢地生出一

小时候，生产队种了很多茄子。秋天用马车往回拉，堆在场院像一座小山。阳光一照，升腾着淡淡的紫雾，仿佛飘着饭菜的香，安慰着童年对食物的饥渴。上小学，学到古诗句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，我头脑里即刻浮现出童年的“茄山”的情景，诗句与生活场景重叠在一起，茄子入了诗句。

我家用拴筐背回分的茄子，堆在闲置屋炕上。屋里囤着菜，柴棚里堆着柴禾，灶膛里的火就会欢快地跳动，温暖着日子。母亲做饭的时候，把茄子皮旋下细长的一根紫带，挂在晒衣绳上晾干，等吃的时候用水泡展。小拳头大的茄子，用开水焯一下，和萝卜条腌成酸菜，冬天和大白菜轮换着吃。

成堆的茄子，大多人家都饭菜一锅吃。大铁锅底熬着茄块和土豆块，锅边贴上玉米面饼子，菜咕嘟熟了，饭也熟了。记忆中，有时熬菜用米汤熬茄子，黏糊稀软。我吃了不少黑软的茄子，以及被茄汤浸染边儿的玉米面饼。“大锅饭”的腾腾热气和袅袅炊烟，融合成人间烟火。

我听过不少和茄子有关的歇后语，

人生过半才知甜

丝甜味，似乎苦瓜的味道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苦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无法挣脱生活琐事之苦，朋友便约我登山。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朋友想换一条新路线，我看着前方望不到头的山路，心生胆怯，却不得不

跟了上去。忽然，一阵大风吹过，浓浓的白雾将整座山头包裹起来，我愈发不安，正不知去往何处时，远处传来一阵悦耳的铃铛声，我们只好循着这个声音向前。当山中的云雾慢慢散去，我不由得眼前一亮，绿色平整的小草铺满了好

几个山峰，直入云端，一头脖子上挂着铃铛的老牛正在引着一群小牛吃草。我沉浸在这如世外桃源般的怡人景色中，心情顿觉舒爽。原来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也许就是要多一点点的勇气，勇往直前，就像穿过迷雾之后的山中，会看到美景一样，往往会有意外之喜。

人生过半，当我们允许更多未知的事物闯入生活，便会发现生活给予的意外之甜也越来越多。一如童年时吃的苦瓜，回味甘甜，我也才感受到父亲当时的意味深长。

赵雅倩

茄 子

土地佬不认识电灯泡——火茄子；元宵锅里煮茄子——大混蛋等。村里常把茄子当成“笨”“不成功”的代名词，比如哪个孩子学习不好，被称做“茄子包”；事情没有办成，说这事“茄子了”。书中也有类似的用法，《醒世姻缘》中“数冬瓜，道茄子”的意思，形容说话说话啰里啰嗦。看来茄子的“物语”贬义不少。

我对茄子的重新认识是读了《红楼梦》一书，里面写得最为详实的一道菜就是茄子鲞。种了一辈子茄子，也吃了一辈子的刘姥姥，在大观园吃茄子鲞，没有吃过茄子味。曹公借王熙凤的口，道出佐料繁多、程序复杂的茄子鲞做法。我一遍遍地读，勾勒着茄子鲞的色香味形。在我用想象描摹时，茄子鲞不再是一道菜，而是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“翠玉白菜”一样的极品。

读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，看到一种茄子酢，“茄子酢是茄子切细丝，风干，封缸，发酵而成。……中国以酢为名的小菜别处也有，湖南有‘酢辣子’。古书里凡从酉的字都跟酒有点关系。茄子酢和酢辣子都是经过酒化了的，吃起来带酒香。”博学多识的美食家，把茄子酢写成一首小令，吟咏之间，绵润悠长。

我买了《家常菜大全》，按照书中做法，做了“鱼香茄子”“炸茄盒”等菜肴，摆在桌上成了美味珍馐。如今的茄子登上大雅之堂，好像村姑掸掉泥土，穿上合体的旗袍，别有一番风姿。我用茄子做菜的同时，也了解不少相关的知识。

我国栽培茄子历史悠久，类型品种繁多，一般认为中国是茄子第二起源地。西晋嵇含撰写的植物学著作《南方

草木状》中说，华南一带有茄子，这是中国有关茄子的最早记载。至宋代苏颂撰写的《图经本草》记述当时南北除有紫茄、白茄、水茄外，江南一带还种有藤茄。从中医上讲，茄子味甘性寒，入脾胃大肠经，具有清热活血化瘀、利尿消肿、宽肠之功效。治肠风下血、热毒疮痛、皮肤溃疡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一书中记载，茄子治寒热，五脏劳，治温疾。

小时候经常看见有人生吃茄子，啃去紫皮，像吃苹果、梨一样大口咬，大口嚼，酣畅的声音很诱惑。我也吃了一小块，没什么味，不好吃。长大才知道茄子里面茄碱含量高，不宜生吃。但茄子始终伴随着我，它从弥漫着紫雾的茄山，到文学大家笔下的美食艺术，以及我用心制作的茄子系列菜，在我脑海中多次勾勒、叠加，留在记忆的场景中。在与茄子的关联中，想到它既可以是“下里巴人”的粗糙，也可以是“阳春白雪”的精致，还可以是贬义的代名词，但它始终不动声色地蹲在菜市场或厨房里，露出紫色比较独特的标识。

赵文新